

乡土艺术大师丛书

左汉中 主编

汪通

台湾素人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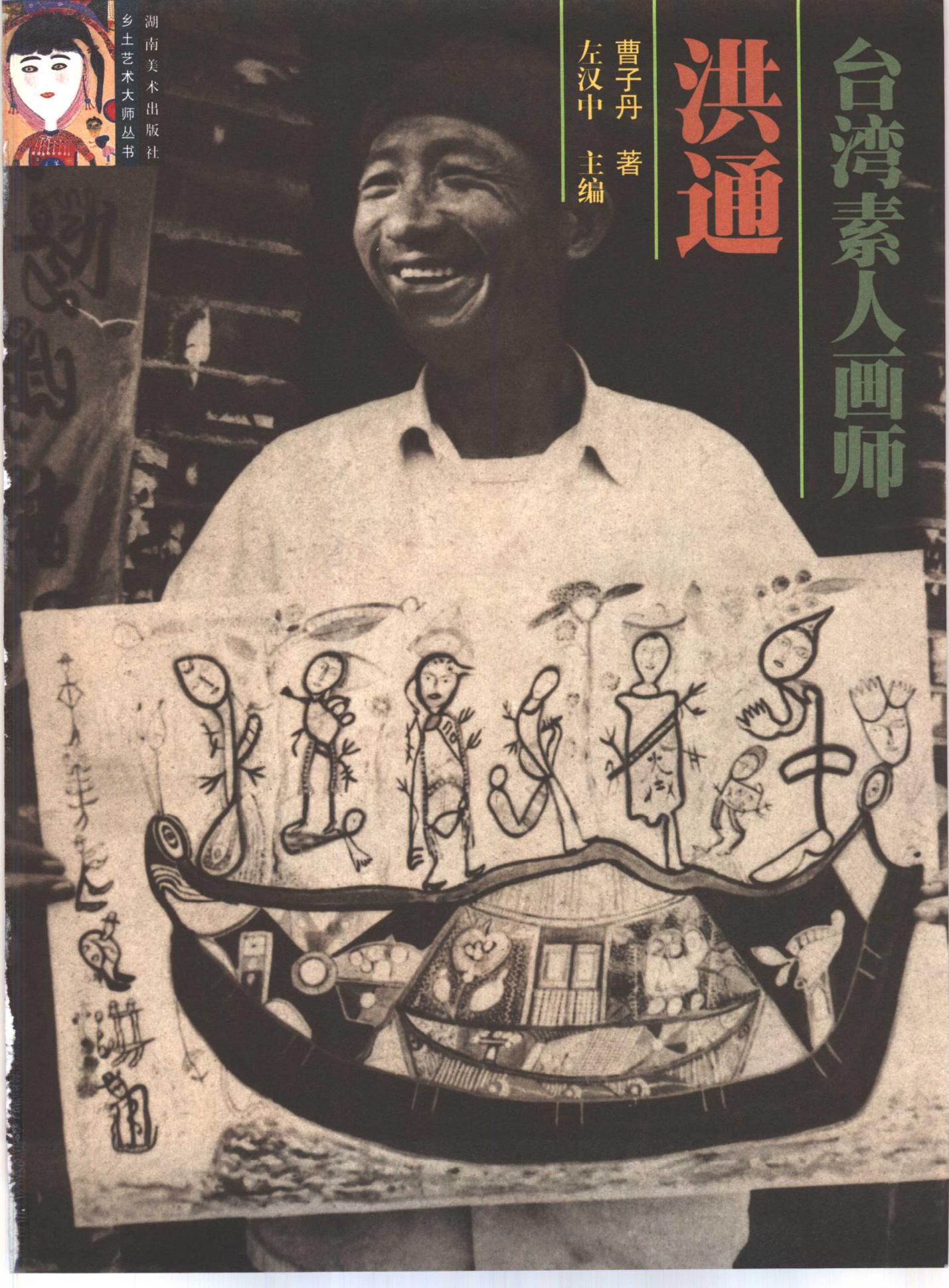
曹子丹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台湾素人画师

洪通

曹子丹 著
左汉中 主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乡土艺术大师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通——台湾素人画师/曹子丹.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4
(乡土艺术大师丛书)

I . 洪… II . 曹… III . 洪通—生平艺术
IV .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2699号

乡土艺术大师丛书	
洪通·台湾素人画师	
著 者:	曹子丹
丛书主编:	左汉中
责任编辑:	左汉中
总体设计:	周 健
电脑制作:	陈 霞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4片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7.5
版 次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5356-1830-8/J·1708
定 价:	55 元



BB501 | 05

Abstract

Hong Tong, an orphan lost his parents when he was only three years old. He never received any education in school and practiced odd job until his fifth decade of life. He was gone by the name of madman because of his peculiar behaviors in the fisherman village he lived. He abruptly throw himself in painting on November 4th when he was fifty. His drawings was driven public attention three years thereafter. His personal picture show held in News Service of America at Taibei, and stirred the whole Taiwan. He died in home lonely when he was 68 years old, only 10 years after becoming a man of mark and leave some 300 pictures behind.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creation of "Hong Tong enthusiasm" in Taiwan. The fascination in his drawings triggered the anxiety-ridden of flooding of current of modernism arts in Taiwan, being a flag signal that recalling the local minded idea. Analysis several of his representative drawing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his drawings presented the rustic folk custom and folk art, and reflected his strong Taoism and primitive respect of Totemistic.

Hong Tong was neither an artist of the gallery nor the studio, his drawings originated from the civilian but exceeded civilian. He belongs to the big humans.





献 给

第一次看到洪通的画，是在1976年3月间，就是那次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十分轰动的展览会上，我也是挤在众多排着队进去看画的人潮中。当时的感受十分强烈，面对眼前的“奇景”，感到迷惑与晕眩。那时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近年来回想与反省，渐渐省悟到，当时除了被他的纯真与奇美所感动外，事实上可能是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对现实世界与传统艺术认识的颠覆。1981年我开了紫藤庐茶馆，有时也为年轻的有潜力的艺术家们开开画展，介绍他们让艺文界与社会认识。最初几年，我工作得十分忙碌，很难分身。80年代中期以来，慢慢取得一些闲暇，有时想起洪通，也想到要去南鲲鯓拜访这位奇人。正在打这个主意时，却碰到一位画家朋友从中南部上来，告诉我说最好不要去，他说他刚刚去南鲲鯓，他在洪通家门前敲喊了许久没人应，看到门边的窗户半开着，就伸手进入想扭开门(这常是搞艺术的朋友们的一种无恶意的任性)，没想到手肘被人用棍棒重击，说得有点愤愤不平，他说洪通已不见人。被他这么一说，去拜访洪通的念头受到动摇，终未去成。1987年报上登出了他的噩耗。对于这一代异人，失去亲睹他生前的风采，是我毕生的一大

憾事。这些年，结识了洪通的幼子洪世保，目睹了洪通一点遗物，也听了一些事迹。每日在家中面对洪通的画，心想，有一天该为他写一本书罢。得知世保兄将为他父亲出纪念册，受他之邀，先写一首挽诗，以资悼念。

生得悲凉 死得离奇
短暂几年画作的到来
呈显了生命的
至爱、至情与至福

无见社会 没有历史
乡间的生活
是一种贫困而无止的循环
慧眼看透了这循环的根本：
生生不息繁衍的生命
与其中涵藏着的无限
趣味、喜乐与纯美

看透了生命 又翱翔于幻境
跨进了阴阳两界
神的凝视 鬼的窥探
地面的欢乐 地底的呐喊
升至天空 俯临大地
遨游太虚 达于无止
星际 太阳

洪通

各色同心圆的彩光

一株小草 一朵花
一棵树 树上有人面
人面上开了花
生命从树干流入人体
又从人头顶上开放出瑰丽的鲜花
鲜花上又有飞鸟
生命在万化中流转
处处绽放出奇妙的灵思
缤纷的遐想
何必摹写自然
心与手就是造化
大艺术家的大自信
有天启 还是神助
为生命呈形
为艺术立极
造型无法预料
色彩不可思议
不用修改
绝无败笔
信手之下
尽是奇迹

“我就是仓颉！”
吟一首诗 造一个字

字字是符 字字是谜
行行呈现宇宙的韵律
似乎
卓然独立于历史的
控制与失控
偏执与丑陋
以巧手接引了天源
引苍生看到了乐土
似乎
上苍曾允诺至福
历史却不断离谱
人们
徒然晕眩迷醉于至福之景
却无能反省
无能改变自己的脚步

小小四席之室
洪通与天分享了至情与至福
却遗留下人世间的大孤独
他
将是世人的至爱
也是我们永恒的至痛

周渝
1996年元月11日
于他逝世十年画展前夕

目 录

献给洪通 (周渝)

一、洪通的故乡——台湾省台南县北门乡南鲲鯓 (1)

铅灰色天空下凄凉的盐田，王爷庙、布仔人物的斑斓，构成了一幅反差如此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造就了一位悲凉却又笑面人生的天才，这就是洪通。

二、艰辛的“朱豆伯”(4)

洪通是个勤劳、从不怨尤艰辛命运的人，大概由于从小失去父爱、母爱，他孤僻、坚强，甚至十分固执。

三、“朱豆伯”的奇想 (8)

他认为自己当时还是一只未长羽毛的孤雁，会有一鸣惊人的一天，这也是洪通不愿意售画的原因。

四、“头顶天，脚踏地”的“朱豆伯”(14)

画画必须从“头”开始起笔，洪通告诉儿子的理由是：凡事要从头做起，不只是画画必定从头着手，画作中的人物、符号或是文字，都有一只只的脚，洪通教育晚辈要“有头有尾”，必须是“头顶天，脚踏地”，从这里不难看出洪通朴素的人生观与道德观，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五、“天才”还是“疯子”? (18)

以前自卑的他在被媒体注意以后，这位乡下老人的绘画、生活等等一切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由此洪通开始变得有些自大，曾说过：“我的画是神助的。”

六、最后的日子 (22)

这位奇人积累了整整50年的能量，然后狂热地投入到绘画世界，呕心沥血地创作了十几年，留给了世人三百余幅作品，也为我们的艺术界留下了生动和炫目的一页。

七、是谁造就了洪通热? (26)

我们似乎还能得到一个启示，植根乡土田野，细致地饱含感情地观察四周的一切；通过大量的积累再充

目 录



分地运用你的幻想，即算缺少学院派的训练也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专指洪通而言，像我们中国许多民间艺人，如剪纸、木雕、刺绣、蜡染等等，都是鲜明的例证。

八、“王爷船”的童话（44）

这些充满梦幻般魅力的画面，有野趣，还有童趣，由此而构成一个又一个的童话世界。不但提供了我们更多的想像空间，还让观众们深深地感受到民间喜庆节日那种亲切热闹的气氛。

九、洪通的“花树人生”（50）

洪通这种独特的语汇，是其作品中最引人喜爱的地方，花—树木—生命，构成洪通最乐意涉及的主题，大自然树木花草的繁衍，如同生命的繁衍，人生的快乐一样，是如此充满生气。

十、民俗与民艺的异类果实（60）

洪通的作品并没有脱离任何一位素人画家所共有的原始形态，琐碎而繁复的技巧，与民俗有强烈的类似性，所以他们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我的朴素认知。

十一、洪通的“道”与“符”（90）

他从不将丑恶、凶邪的形象绘入他的作品，他带给人们的永远是充满生命力的、天真的、愉悦的童话故事和画面，他是一个善良、挚爱着他的家乡的画家，尽管命运对他是如此的不公。

结语（106）

洪通年表（108）

作者简介（110）

主要参考资料·致谢（111）



台

湾台南县北门乡的南鲲鯓，这个地名听起来有些怪，但如果提到“鲲岛”，台湾本省人则会感到十分亲切，因为鲲岛是台湾的古名。三百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边荒地，散居着台湾原住民之一的平埔族，明代郑成功时期以来，大批大陆移民移入此地垦植，并逐渐向台湾岛各地扩展，所以，“南鲲鯓是我们精神的故乡，是我们祖先发迹的地方……”（赖传鑑《南鲲鯓的奇葩·洪通访问记》，《雄狮美术》，1973，4. P6）。

有着辉煌历史的南鲲鯓紧邻大海，靠海的沿岸都是浅滩，不能成为渔港，这些浅滩由于盐分过重，又不能种植农作物，只能晒盐。由于土地贫瘠，南鲲鯓的青年向来离乡背井，出外求发展，南鲲鯓在世人面前便是灰色天空映衬下一片凄凉、茫茫的盐田。

给南鲲鯓带来些许色彩以及活力的，是这里的王爷庙，台湾学者吴瀛涛的遗著《台湾民俗》一书中称，它是一座闻名全省的王爷庙。王爷又称千岁爷，南鲲鯓王爷庙合供李、池、吴、朱、范五府王爷，所以又称五王爷庙。王爷庙香火特盛，传说这座王爷庙供奉的王爷是由王爷船从福建漂海过来的。五彩缤纷的王爷庙，以及庙外摊担上出卖的儿童玩偶——发源于福建的布袋戏人物，构成了南鲲鯓的另一特色，铅灰色天空下凄凉的盐田，王爷庙、布仔人物的斑斓，构成了一幅反差如此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造就了一位悲凉却又笑面人生的天才，这就是洪通。●

洪通和他的画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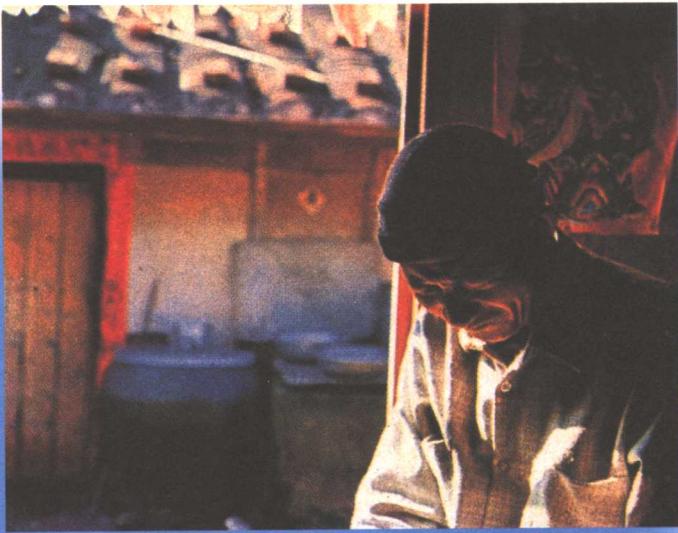




洪通的家乡——台南县北门乡的盐田



南鲲鯓庙前所卖的儿童玩偶——布袋戏人物



洪通坐在屋门口



五王爷庙前景



庙中天顶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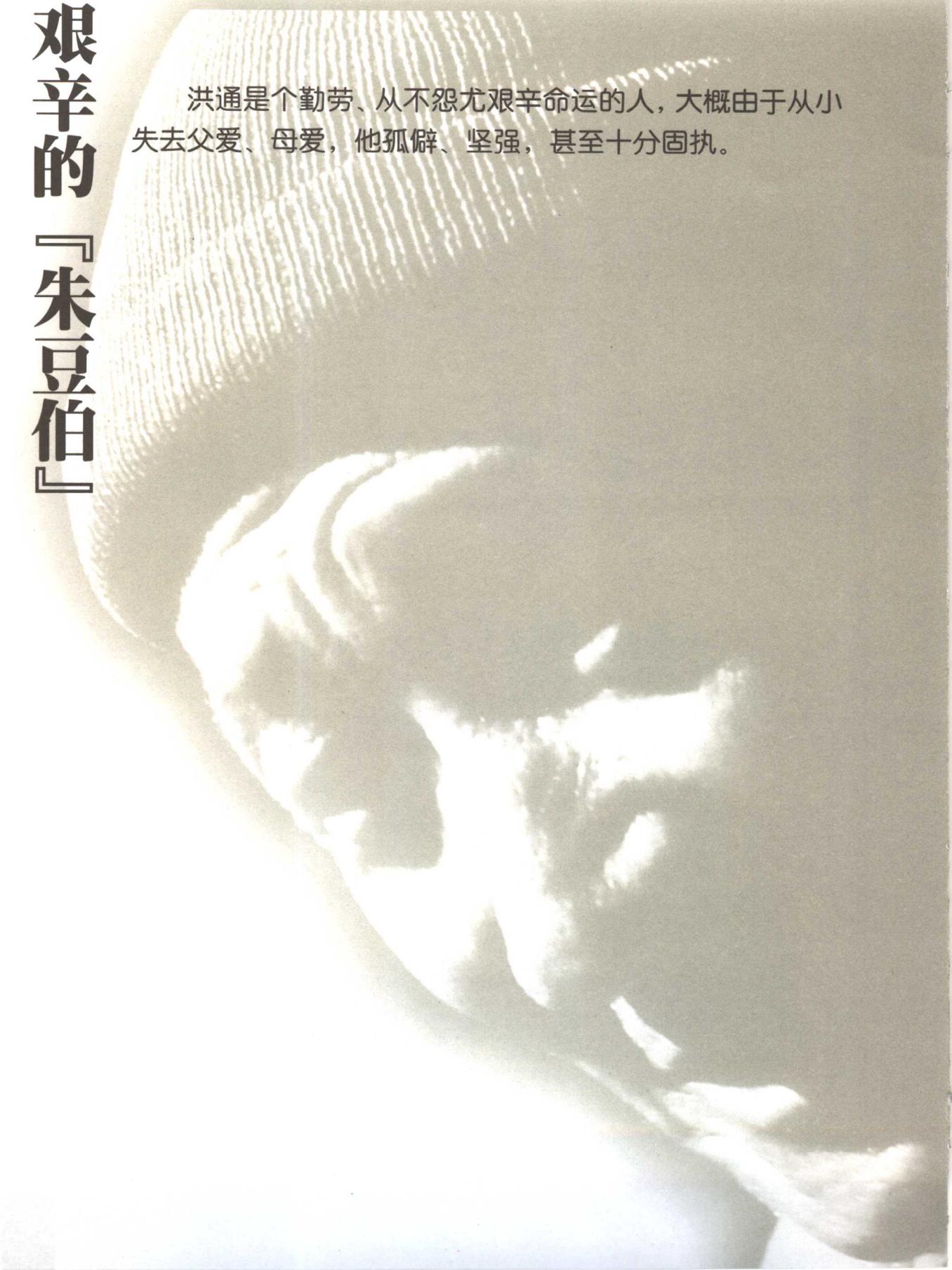
南鲲鯓代天府王爷庙碑



五王爷庙顶的造型

艰辛的『朱豆伯』

洪通是个勤劳、从不怨尤艰辛命运的人，大概由于从小失去父爱、母爱，他孤僻、坚强，甚至十分固执。



洪

通有着一段悲凉的身世，他出生时父亲便不幸逝世了，三四岁时母亲又撒手人间，五叔将他抚养成人。南鲲鯓贫瘠的土地只能种花生、地瓜之类，百姓生活十分艰苦，他几乎就是吃地瓜长大的。他从小替人放牛、担水、做杂工，孤苦伶仃的他“时常独个跑到父母的坟墓偷偷哭泣”（洪通生前语）。他青年时也曾去高雄谋生，然而这个孝子每逢清明必回乡为父母扫墓。洪通仅初通文墨，但始终未受过正式教育，他曾说：“我是没有拜过孔子的人。”

洪通是个勤劳、从不怨尤艰辛命运的人，大概由于从小失去父爱、母爱，他孤僻、坚强，甚至十分固执。洪通并未在高雄待多久，很快又返回了家乡，在南鲲鯓，他曾做过渔夫、泥水匠、渔贩、小工，也曾在王爷庙前卖过香烛。

熟悉洪通的人都记得他的形象，那就是他帽子不离头，香烟不离手。洪通长年戴帽子是有原因的，因他自幼光头，头发生长能力很差，只能长出一点又薄又稀的细小毛发，于是他养成戴帽子来保暖遮丑的习惯。村里人叫洪通为“朱豆伯”，他与台南市的刘来豫女士结婚后，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朱豆嫂到王爷府前卖香烛来贴补家用，并担负了为洪通理发的职责，他们育有三子二女，长子在30岁订婚不久因病逝世，这对洪通是极大的打击。面对无法接受的现实，那些日子他一直念叨着：“好子先死，好子先死。”



帽子不离头、香烟不离手的洪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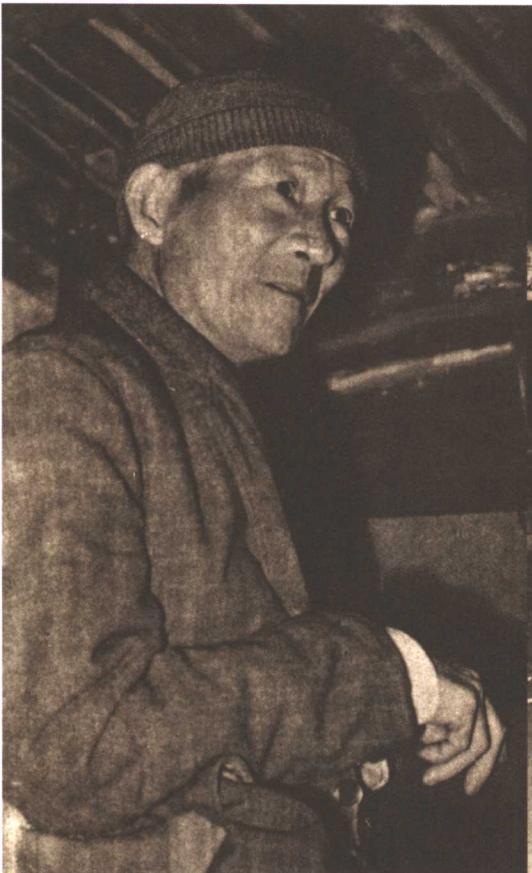


微笑的“朱豆伯”(1)

微笑的“朱豆伯”(2)

洪通伤心地述说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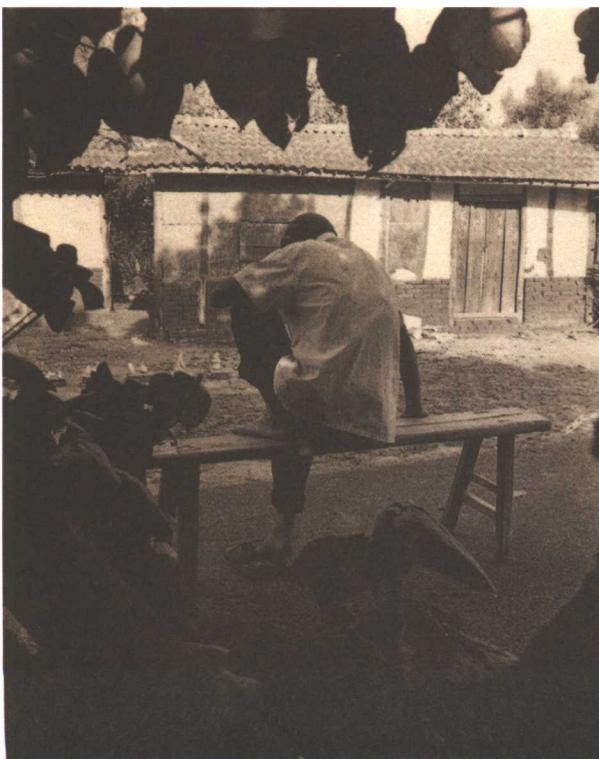




洪通在凝视他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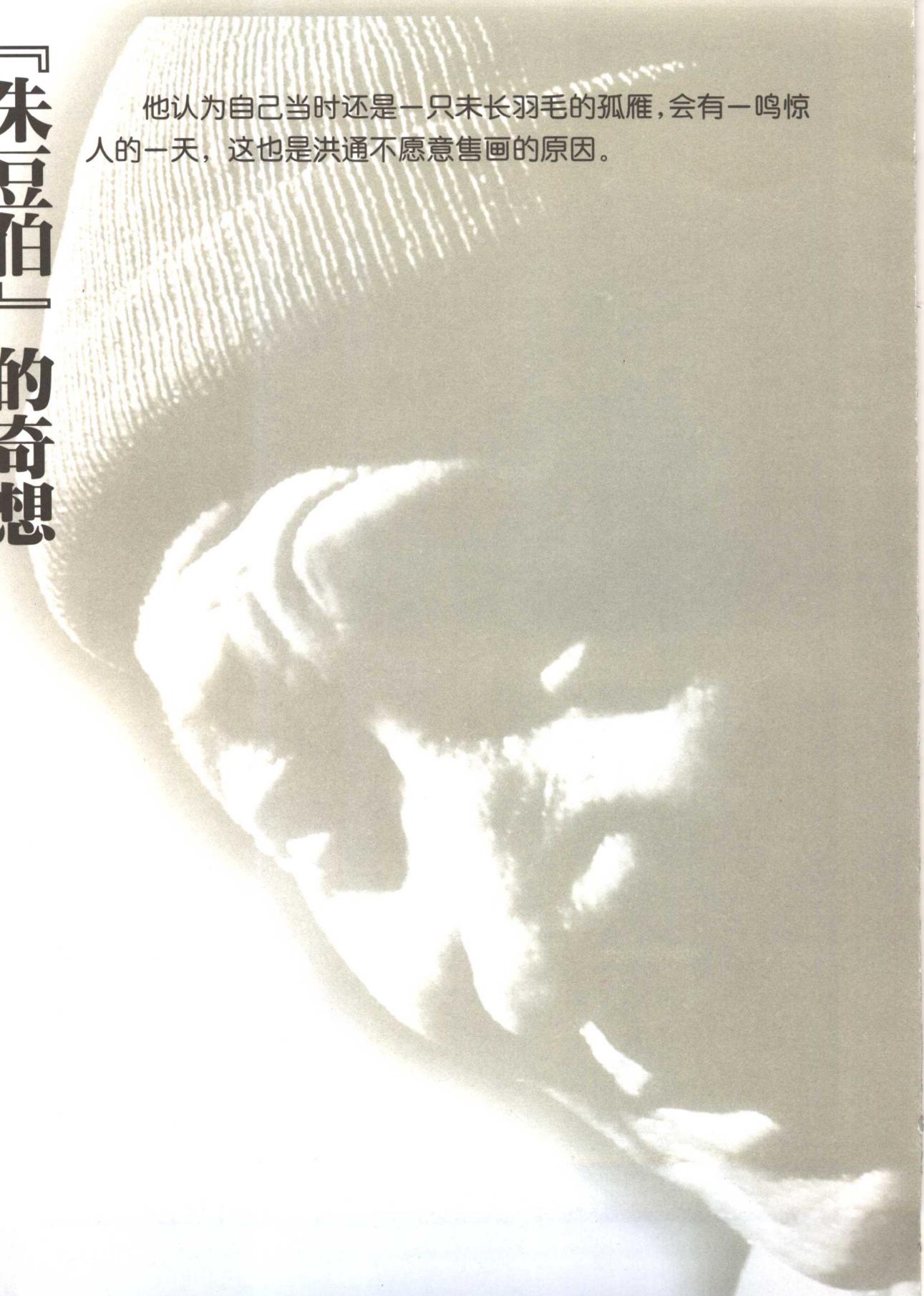


洪通画累了，坐在他家门前庭院的木板凳上吸枝烟



「朱豆伯」的奇想

他认为自己当时还是一只未长羽毛的孤雁，会有一鸣惊人的一天，这也是洪通不愿意售画的原因。



1969年，刚满50岁的洪通突发奇想，向太太要钱买纸笔和颜料，说要画画。面对家庭的拮据，朱豆嫂根本未将洪通的话当作一回事；当时长子在服兵役，丈夫提出不再做工，要在家里习画，对于她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眼看太太断然拒绝，洪通竟跪地请求，但朱豆嫂仍未答应。洪通并未罢休，第二次向太太哀求，当他再次跪在太太面前时，朱豆嫂认为他是疯了。但当洪通第三次在她面前下跪哀求时，这位吃苦耐劳、贤淑的太太终于心软了。1969年11月4日，洪通的奇想实现了，从那以后，直至洪通成名前的四年里，朱豆嫂在有限的收入中每月要拿出1000元（新台币）的费用给洪通作画，她直至去世前仍不明白，丈夫追求艺术的狂热从何而来？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找她丈夫欣赏他的怪画？

一个生活在乡下的人，对于拜师学艺看得十分重要，洪通在“闭门造车”一年多之后，抱着一大捆作品来到台南市，他找到了台湾著名画家曾培尧先生，假说带来的画是朋友所托，希望先生做个评判，曾先生看过之后大加赞赏，这时他才如实告诉曾先生，他就是画的作者，并表示要拜曾先生为师。但在今后洪通来访求教的日子里，曾先生从不教他技法等等，只是让他自己随意创作，只在题材或材料上提过一些意见，曾先生认为，洪通已有了自己的风格，不需去刻意学习什么了。

洪通闭门作画两三年后，开始有了发表的欲望，听说参加“省展”是画家扬名的好机会，便抱着大堆作品兴冲冲赶赴台南，要求参展，结果落选。不久，他又将作品送到台南美国新闻处想开个展，也被拒绝了。1972年一次摄影比赛在南鲲鯓王爷庙前的广场举行，非常的热闹。洪通见状，赶紧跑回家拿了十几幅作品，张挂在庙旁的林阴道上，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围观。当时台湾《汉声》杂志英文版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场，他拍摄了洪通的几幅作品，并发表在杂志上，结果引来各地人士赴南鲲鯓观看洪通的画作。有人当场提出要高价收购，均被洪通拒绝。他认为自己当时还是一只未长羽毛的孤雁，会有一鸣惊人的一天，这也是洪通不愿意售画的原因。

《汉声》杂志上登载的洪通作品引起了台湾美术评论家、艺术家们的关注，在台湾《中国时报》彩版主编高信疆先生的推荐下，1972年底，台湾《雄狮美术》杂志的主编何政广先生会同发行人李贤文，画家刘其伟、戴壁吟等人赴南鲲鯓访问洪通，并于1973年出版了《雄狮美术》洪通特辑，一批艺术家在这期特辑中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洪通及其作品。

1976年，由台湾著名艺术家、美术评论家何政广、高信疆、平鑫涛、汉宝德等先生发起，洪通个展在台北美国文化中心举办，一时间，画展外排起长龙，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洪通及其作品终于走上了前台。●